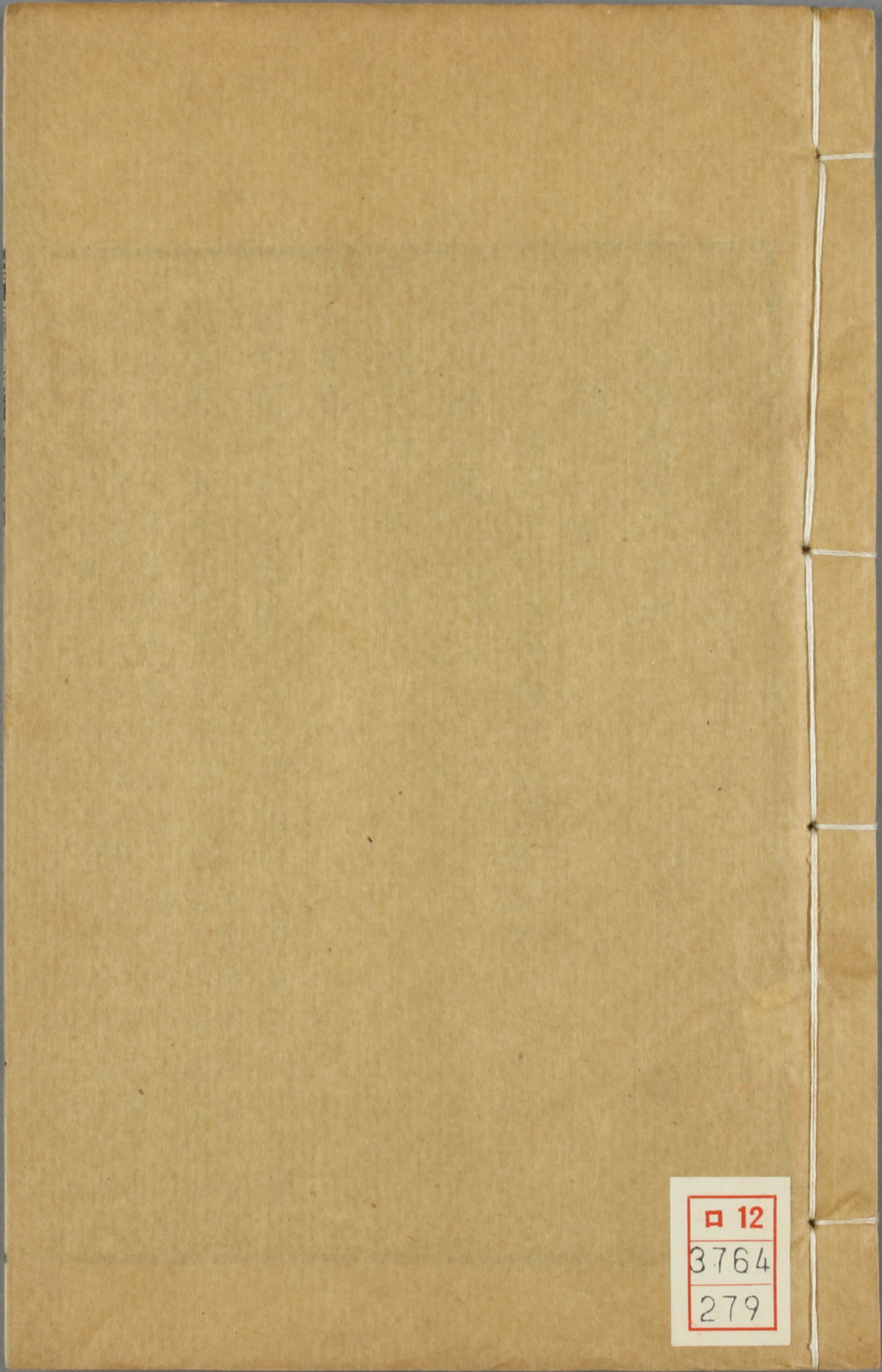




□ 12
3764
279



212
3764
279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三年
盡二十四年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氏穀
梁作媾

癸丑叔鞅卒

包氏慎言云正月有
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

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為不繫于

周不與伐天子也

注與侵柳同義疏

注與侵柳同義○即宣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

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
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
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
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五

木下中也氏

寄贈

91-312

為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眾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而彼傳言王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月者比胙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

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疏注不日至

秋之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胙卒注

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

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

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

○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

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

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

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

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

失眾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

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為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

無立入之文朱無文貶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猶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

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地又云春

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

以為重鎮時為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

更以封孫叔敖為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為河南光州固始

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為蔡所滅後入楚為平輿邑

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南府治汝陽縣東南六

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故城沈子

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

為潁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為

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

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

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

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校冀州字
誤據左傳則此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
戰爲公子光也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段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
樂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樂逞奔齊
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樂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
世家平公六年晉樂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
同故於此獲陳夏齧疏說文百部類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
下無文孫曾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据甲戌齊國書及吳戰
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
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据甲至言敗○
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

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
二十八人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
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
注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戰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
會服父喪未終而不伐故是與衛主師以直故使衛爲主言及也
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以直故使齊爲主言及也
績傳春秋伐人者爲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
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
序上言戰別客主直主不直則客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
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爲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
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爲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
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下而言戰則是吳人爲
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巳通義云時六國之師
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
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又觀
德云雞父之戰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注据齊國書主
不得與中國爲禮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注据齊國書主
吳疏注据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書齊國書及吳故
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
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難

公羊義疏六十五

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
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
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注王至
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
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注六國為夷
楚役亦不可與使為主義亦通注楚故曰新夷狄也
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
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為說爾然
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逵之戰宋襄公以書
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難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
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
羊無不書晦義耳注夷狄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
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
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則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
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
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注據蔡至言
疏○即定十

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
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侯君此陳夏齧臣君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
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侯君此陳夏齧臣君
君大夫無別解也注君臣也
傳其言獲何也注君臣也
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君臣也
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滅之主與宗廟君死于位曰滅
疏此胡子髡沈子之稱也滅大夫輕故曰滅之主與宗廟君死于位曰滅
滅有二義若國滅者懿公死也詩鄭風載馳序衛懿公為狄人
家多喪滅溫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存君與敵譚子奔
莒狄滅溫溫于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譚子奔
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譚子奔
子逞滅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譚子奔
注君死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譚子奔
社生得曰獲注君死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譚子奔
稷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今注獲為人所係得也獲楚辭
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
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四俘皆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
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
大夫生死皆曰

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

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

僖元年左傳獲莒拏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

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死至死位○檀弓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眾無死位文也○注以大夫

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

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注據荆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注據荆至言獲○見莊十年彼

之獲中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髮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

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

赴辭也疏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

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荆獲獻舞此書獲陳

夏齧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

也○注髮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鄆子之徒皆獲戕

之文在上今髮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

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殺然故曰使若

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

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髮楹書滅者君死於位

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

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

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

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

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名者從

辭者正以髮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道寡君某甲

為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為春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周乃遠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萇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卽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注据

天王○卽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

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强弩張於前棉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卽位禮故卽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

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穀梁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

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為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王猛書王朝為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與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見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此為不當朝為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雅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眾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為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即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即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弑僚徐子章禹奔楚是也弑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日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為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注

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憤

齋戰疾疏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疾而復也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

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

耳君子何恥而稱公已矣今春秋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

不疾何憂何懼是已矣

昭公變亂之者昭公而有以取之也臣

陵其君始於文公而甚於昭公

變亂之者昭公而有以取之也臣

言曰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

人之

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入年死乃得歸身

此子危困之至也君

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

至於楚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

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吳為齊誅亂臣

魯得其以威滅郕先

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

六國于雞父公如晉

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

昭公自即位常如晉

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

按昭公自即位常如晉

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為之諱也

諱之深則恥之通義

云前無疾而復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

通義

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

○注舉公至戰疾○決前

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謂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齊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疏

左疏引服曰賈逵云

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

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

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夫氏者蓋以無罪故也其所執者以國事執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叔孫舍是也其罪故也其罪故也其罪故也注已者已執我行人而執者以叔孫舍是也其罪故也其罪故也其罪故也本以此言之大夫自以大夫之罪故也其罪故也其罪故也其罪故也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氏有罪而執者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注不省去氏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

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
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
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
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
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不稱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
姜至自齊逆女三月遂以不稱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
日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
族其卒則但稱名昭昭者省文據此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
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昭昭者省文據此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
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行
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左氏曰嬖至自晉尊晉也杜注
並作嬖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嬖至自晉尊晉也杜注
貶嬖族所以尊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嬖至自晉尊晉也杜注
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巳致致則所由致之也
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直名而巳致致則所由致之也
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為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
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為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
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為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
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大善之小惡亦就其終身之
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致辱其終身者
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
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為之說為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

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

僚又滅徐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未朔据麻為二日先藉
孝孫甲子元麻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
晦與二日縱頻月一小三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
歆以為二日藏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
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
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三十五年吳滅巢見下
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五年舊疏先言季
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三十五年舊疏先言季
季氏所逐劉向以為董仲舒以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
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
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
舒劉歆以為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
日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
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將
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
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將
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
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九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獲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

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

明公如晉仲孫獲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即下二十五年

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

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

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

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為切

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為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

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

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

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

也左傳釋文釐作釐云本又作釐

冬吳滅巢疏大事表云巢為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

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

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置大江於

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為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

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

葬杞平公

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
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三終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五

十

常熟邵元晉參校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五
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纂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

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
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

又諳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諳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鸛音劬按穀梁亦作鸛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鸛鵒不

踰濟釋文本作鸛鵒此疏亦引冬官鸛鵒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鸛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鵒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鵒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鸛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鵒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

作鸛周禮音義作鸛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
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鸛鴒猶欲宜穴
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鴒猶欲
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昌宗周禮音
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
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
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
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按
作鸛者今文也作鸛者古文也說文多音義古者鸛鴒不踰
玉篇鸛鴒其愚切鸛鴒也鸛鴒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鸛鴒
作鸛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
羊傳作鸛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鸛鴒注
鸛鴒也傳曰鸛鴒來巢并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
作鸛穀梁當以一本作鸛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
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鸛鴒來巢于榆此經
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鸛鴒不
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鸛鴒來

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
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
巢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鴒猶權

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
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為鸛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
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為鸛鴒來巢書所
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
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鴒本濟西穴居今乃
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鸛鴒鳥也春
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
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
御覽引稽命徵云鸛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鸛
鴒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為夷
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鸛鴒至非中國之禽穀
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鸛鴒穴者而曰巢
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為公羊穀
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
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蕓同又王風兔置施于中
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為阿中

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鶴鴝不踰濟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鶴鴝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鶴鴝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疏以爲中國鄭駁異義云春秋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鶴鴝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蠹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鶴鴝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鶴鴝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鶴鴝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鶴鴝因以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故鶴鴝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戾左傳載師已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鶴之鴝之公出辱之鶴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馬鸛鴝踰踰公在乾侯徵褻與禡鸛鴝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鸛鴝鸛鴝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辱鸛鴝因以出辱解鸛鴝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

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

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

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

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

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楚莊

王篇是故逐季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

十五年七月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

季氏為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
 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据正舊疏
 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
 害物未足為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
 始書零豈有再舉其零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零矣既無一
 月再舉零之例而言又零者可以起其非實零矣按下經云
 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為所敗故諱言又零也史記
 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
 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為辛
 丑下辛為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
 辛酉即是參差不同不可為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
 校勘記出去臣云閏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
 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為陽為幹故
 為君之義十二辰為陰為枝故為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曰辰
 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若族氏以方書十日
 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
 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幹也月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為去
 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零例書時即桓五年秋
 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
 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諷日不諫辰詩曰吉
 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
 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

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
 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
 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
 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

舍止疏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

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為八月
 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
 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
 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
 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為
 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
 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
 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
 加錄內也
 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子野井疏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

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人唁我襄廿三
 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云弔生曰唁是也杜
 是詩經釋義編公羊義疏六十六

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廬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子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注傳

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言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

稱公室疏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即左傳之子家駒上也杜云子家駒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為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為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

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即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也吾欲

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疏注昭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校勘記云

本同考工記畫績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為衍文考工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貢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僭過天道周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貢禹傳天過天子道然

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
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
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
惠氏棟駁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
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
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天
月而外竝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
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即天地古
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
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
釐王廟也景公曰知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
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
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
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貢禹劉向
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
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
增日月在上月在左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
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
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牙于玉戚之屬是
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

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
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微諸
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注言僭所由蓋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正
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貢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

久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
侯內闕一觀疏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

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
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闔
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
釋之于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
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
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
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
記禮運云出游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
之闕孫炎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

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
魯以天子之禮是也按得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天子之禮是也按得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
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
懸法象魏魏巍也其處魏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熊氏曰
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廟於明
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
侯非無闕魯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
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
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
章不可亾去祖廟尙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据視廟於
廟自以諸侯受廟藏之太廟故視廟於祖廟與此無涉也禮經
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
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
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
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
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魏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
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
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
炎爾雅注舊章縣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魏闕注門闕崇
高巍巍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
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
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
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宮門雙闕者所以節門別尊卑
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
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
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
門樹亦闕冊府元龜言闕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乘大
號烏頭梁卽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乘大
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注禮天至
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
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
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
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
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
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尙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

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即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鞿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舊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當亦然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鞿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朱干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為飾耳

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飾楯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小爾雅廣器干楯也說文戈部戟盾也又云楯也則干者戟之借周書王會篇較楯利劍為獻

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戡是也又作撥史記孔子世家子弢劍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戡蘇秦列傳革吹苳索隱或與楯同皆干別

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名也郊特牲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斧也說文戌部戚戌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即戌字故說文又云戌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戌殷執白戌周左杖黃戌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戚者蓋以玉飾柄與

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柶離南夷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

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俗猶列也大夏

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襲大

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

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

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

乃更制作焉又云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

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

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

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

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各攻位於其

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

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

○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為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

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

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以崇禹主開為夏歌也漢書

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

深入教化為民即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

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

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

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

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

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

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

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

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為調升歌者常以

陰禮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用九

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

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

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

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為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

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

卷皆黃帝樂共為六樂也惟周禮分列以祭以享以祀大濩

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

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

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
法複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
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明有法示正其
本與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明有法示正其
也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
引韓詩傳王自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
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
明德澤廣被四表文選東賦四夷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
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
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日昧○舊疏以爲
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
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湯消盡
蔽其光景昧然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
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離休
周禮鞀鼓氏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
東韎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爲鉤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
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
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
氏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

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株
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
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通與朝爲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
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朝離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
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
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
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何西方陰氣用事禁者五經通義云
西方所以謂之禁北夷之樂何西方陰氣用事禁者五經通義
故謂之禁北夷之樂何西方陰氣用事禁者五經通義云
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昧者五經通義云昧者萬物不得長
作株八佾以舞大武疏解詰箋云夏武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皆通八佾以舞大武疏解詰箋云夏武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
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
樂祀是夏舞亦有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此皆天子之禮
也疏郊特牲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
禮也宮懸四面縣也武乘大路爲諸侯僭禮注云言皆天子之
禮也宮懸四面縣也武乘大路爲諸侯僭禮注云言皆天子之
壯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

大夏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
 周公白牡魯公駢牝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
 王周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
 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
 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舞於庭而頌
 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繫注
 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
 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繫之維之傳維
 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以傳云牛馬維繫因以維屬馬婁屬
 牛皆謂繫之牢廐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
 謂聚之於廐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己者也注委食己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
 者當作己○注委食己者○廣雅釋詁餽食也漢書陳餘傳
 如以肉餽虎注餽餽也委蓋餽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
 則委之以笙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飲字食部
 飲糧也从人食素問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飲已曰食他
 又引聲類云飲哺也方言十二牧飲也注牧飲謂放飲牛馬
 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飲牛釋文引字林而柔馬注柔順疏
 飢糧也又作飼是飼人詞畜皆可云飲也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人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
 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
 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餽已者不待維繫而始然
 然則維婁二字為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為句維婁
 委己者也而柔馬為句維與惟同婁古屬字也小雅角弓篇
 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
 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日本又作婁是
 也云屢餽已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
 眾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餽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
 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
 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已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
 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
 民多取食焉是也季氏得民眾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眾之心久
 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注季氏至己者○舊
 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
 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
 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

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政久得眾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命固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

疏經義述聞云多字曰多讀為祗祗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祗辱焉是也祗多

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焉正義祗作多服虔本作祗解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

多遺秦禽言祗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祗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

祗足傷魯之國士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祗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

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為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為

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台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為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家

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

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

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

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弑之者有之與石

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

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囚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

之政自之出久矣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

不可蓄也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

馬驪展言於其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

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

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囚攻殺之也○注果反至

所逐○謂如子家駒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

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

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

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為天下笑皆以不聽羈

言致敗故也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

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即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北堂書鈔引邱季微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日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審己云齊潛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歐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為弔死傷為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紼○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挽引也○注紼曰紼○輓引也說文車部輓引之也紼與挽輓通為其用手故作挽為其引車故作輓為其執紼則作輓弔所執紼謂執紼而弔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曰奈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謂亡人○詩大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子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為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不佞注**不善疏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謙自至及君○釋文作謙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謙謙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為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再拜頹注**頹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注頹者至頭言而稽顙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頹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皇清經解賣扁公羊義疏六十六

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顙叩謁故謂之稽顙
 或謂之顙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顙者吉禮也頓首者凶
 禮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
 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
 嘉曰稽顙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
 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
 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
 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頓首於齊侯以失國正
 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檀弓云拜而後稽
 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
 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
 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
 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
 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
 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
 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
 杖者亦用凶拜即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
 父母歿為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此云再拜顙
 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顙拜頭至
 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顙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
 引頭至地即舉稽顙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
 頓首也昭公益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慶

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曰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

矣字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以鈇鎖賜之

以死注鈇鎖要斬之罪即所錫之以死疏注鈇鎖至以死○

之以死云蜀大字本閔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
 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鎖為要
 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
 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樞
 也郭注三蒼云質莖樞也又范曄傳句當橫質要傳斧鉞秋
 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
 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
 用刀以斲之鋸以斧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為要斬殺為
 棄市同也鈇鎖者劉氏玉麈贊齋遺稿云爾雅樞謂之樓按
 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樞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
 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樞以為射正此射正之樞也圉人云射
 則充樞質賈疏圉人所習者莖取樞斬莖漢時掌畜官職斬
 莖是已史記范曄傳注樞莖質此資斬莖之樞也昭九年穀
 梁傳以葛覆質一為槩毛傳裘纒質以為槩范注質樞也槩

門中桀釋文桀門櫪也此充門櫪之榼也公羊傳執鐵鎖秦
策范雎曰臣之胷不足當榼鎖鮑注鎖鐵鎖玉篇鎖鐵鎖砧
砧與榼同此榼以鐵爲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
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此榼以石爲之者也爾雅釋文榼本或
作砧文字集略砧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擣衣砧
也古詩藁砧今何在擣草砧也砧又作榼集韻擣石榼又
爲擣檣或作礪說文柱下石此榼以石爲之而各異其用者
也榼之質或爲石或爲金或爲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
統名曰榼而巳惟爾雅孫炎注榼斲材質郭注斲木質並
本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榼謂之虔又云正斲于虔
上是以此榼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斲榼榼不宜言敬故
易傳然亦未嘗申言名虔之義按書斲榼榼固亦訓殺虔之本
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注質榼也漢書項籍傳身伏
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榼也榼即榼也夫斲木之具
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榼木跌也夫斲木之具
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榼質也如榼質之親刑殺然故
義亦得爲固爲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榼張林反音讀如砧詩
疏質榼也先儒以質訓榼者質榼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榼質
多連又周禮榼質杜子春讀榼爲齊人鈇榼之榼鈇榼猶鈇
鎖又卽斧質是榼有質音矣蓋鈇所以再拜額注謝爲齊侯
斬鎖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筥食卽下所致

糗也疏問人者注簞筥至曰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筥

于簞注簞筥也蓋對文云則一簞食注簞筥也禮士冠禮擯實

簞小筐也傳曰簞食壺漿多以竹爲之或亦有編葦爲之者

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論語雍也一

簞食皇疏簞如箱筐之屬竹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

喪禮擯于簞注簞葦筥則以葦者也文選思元賦寶蕭艾於

重筥兮注簞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筥方言四騷陳楚

宋魏之問或曰簞或謂之檝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豳風

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萑爲萑葦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豳風

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筥筐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脰脯注屈曰脰申曰脰疏注屈曰脰申曰脰○校勘記

閱監毛本改脰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脰脯脰也段氏

注許書無脰字脰卽脰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脰申曰脰脰脰

就一脰析言之非謂脰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脰申曰脰脰

云屈申曰脰脰申猶言屈處末卽申者也土虞禮曰脰右末鄭

薦東脰在南鄭云脰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脰曰脰在南則

脰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

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橫橫長尺二寸注橫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為一橫謂之一挺每橫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挺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簋五挺聘記曰薦脯五挺疏胸則吉事用脯五挺鄉射記曰喪禮及虞禮脯皆四挺按曲禮疏胸謂中屈也屈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曲禮鮮魚曰挺祭注挺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記言五職故注云挺猶職也鄉射記注挺皆當作挺字宋本鄉飲酒記承共古今文疏義職當為職挺挺皆當作挺字鄉飲酒記注釋文云猶職本亦作職可見注文原作職字鄉飲酒記注挺者皆誤聘禮記注職脯也挺一校也二字皆從木凡才从肉廠挺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杖之職一枚之挺皆取直貌焉蓋因其為脯脩改木从肉耳蓋職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胸挺之別鄉飲篇脯五挺橫祭于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未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為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簋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挺也士虞用四挺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故氏以為變於吉似放說是也按此亦用四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挺知放說是

方壺有爵飾

疏

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本壺器也象形从大衆其蓋也是壺本圓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席注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

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即燕禮司官尊于東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有爵飾者謂刻畫蓋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圓壺彼注方壺為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罍用裕若錫圓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圓壺無皆瓦為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體涼醫醕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君

在外餽饗未就

注

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

意疏

注餽熟至熟肉○紹熙本鄂本熟作孰下同加四點者

殮為熟食也又云致饗饌五牢飪一年云云上文對饌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熟食謂之饗大東篇有饗膳膳膳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熟食曰饗大東篇有饗膳膳膳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

養周禮外賓客之飧饗養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
 羊傳餼饗未就注餼饗熟食饗熟肉餼饗即餼饗淮南子道應
 訓釐負羈遺之壺餼而加璧焉壺餼即壺餼是餼餼古字通
 倒言之則曰饗餼孟子滕文公饗餼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饗
 就食也餼饗也從夕食字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就食曰
 饗魏風傳云就食曰饗然則饗饗皆謂就食分別之則謂朝
 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饗不言就食五文錯見也趙注孟子
 曰朝曰饗夕曰饗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飧左傳僖負
 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餼從皆不必夕傳趙盾見魚飧左傳僖負
 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餼從皆不必夕傳趙盾見魚飧左傳僖負
 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飧三年饗餼五牢此饗餼與常食不同
 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餼為飧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餼
 為熟食饗為熟食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饗夕食曰
 飧亦對舉詞實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饗夕食曰饗是
 亦讀餼爲飧也○注未就至稷意○禮記孔子問居云日就
 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以就有道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
 就成也故未敢致稷于從者注稷備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
 從者疏之飯稷趙注稷乾餼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稷熬米
 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稷餌粉熬大豆爲餌養之黏著以粉之耳
 粉豆屑也元謂稷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養之黏著以粉之耳

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
 穀不同者黍梁菽麥皆可爲稷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
 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
 乾煎者擣米豆春爲粉以粉餌養之上故曰稷餌粉養鄭注
 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四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
 解字則稷但爲熬米麥必待泉之而後成粉也柴誓云時乃
 稷糧某氏云稷備之糧孟子注稷飯乾餼也左傳爲稻醴梁
 稷廣韻曰稷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補乾飯也釋
 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備也
 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
 文扇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字正義云說
 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即炒是炒米麥今農家米
 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
 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
 焦麵所謂餅也精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
 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餅之飯耳
 按廣雅釋器云稷備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稷乾也文選聖
 主得賢臣頌羹藜藿稷者注引服虔云稷乾食也左氏哀十
 一年注稷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稷乾也左氏哀十
 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構爲如
 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構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
 脯構四民月令四月作棗構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

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餼書費誓時乃糗糧說文引作餼糧說文云餼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糗餼也釋名釋飲食餼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餼以愆蓋皆糗餼之昭公曰君不忘吾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

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 變於前之再拜額拜額此漸舒故從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吉禮再拜稽首也

求索疏 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軛人云衣衽不敝注衽謂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

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照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聞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 猶曰人皆有夫不善疏 注猶曰至也

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大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為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吊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

君無所辱大禮注 禮臣受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疏 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觀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

公羊義疏六十六

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賤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觀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饗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餼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爲過

昭公蓋祭而不嘗注

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注食必至

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殷之序偏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偏祭謂載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怠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王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此饌不爲已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飧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

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王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侯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飲而侯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王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王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

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

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

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

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疏注腆厚也○小爾

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僖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不腆敝邑為

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不腆敝邑為

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

著則未之敢服為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侯昭公

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

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

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

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

古也積猶辟也○注素為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

五升其色象焉彼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朝服皮弁服張氏

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朝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

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

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云天

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鵲巢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

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鵲巢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

展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贊在朝則皮弁也鄭

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

民以皮弁之衣用布散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

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

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

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素端與皮弁為二服

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然則衣

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

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然則衣

受矣皮弁亦用之於禮記郊特牲曰蠋者素也歲十二月

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
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
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
者為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
通稱胡氏培鞏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
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
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
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即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即服以
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為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
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
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
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王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
內朝則朝服即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
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纁無繁
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纁亦無繁
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為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
繁露則大朝觀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
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為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
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
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

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為皮
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
服為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
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
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鞞鄭君謂朝服
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
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
圖考云古未有絲花布以麻為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
一十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
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
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揖卿
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
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眾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
外九室者也○注元端又小臣職○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
故服有殊與○注元端又小臣職○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
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
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
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
素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為裳者可名元
端不得名為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
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
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

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
卜筮冠皮弁白虎通綈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
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
加服皮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
者積素以爲裳也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
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有懷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
伐者凶事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
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
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
次武弁即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時送終及臣聽朝之服二
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時送終及臣聽朝之服二
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
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
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及臣聽朝之服二
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
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
皮冠以招虞人又二十二年雨雪冠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
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
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
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韐之附注是也今
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
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
飾謂戎服尙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韐
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
韐之附注又以爲韎韐幅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
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卿韋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
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
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
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尙質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
合也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
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射時亦皮弁也按射
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即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
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
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先公饗射則鷩
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用鷩冕射於
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鷩冕與賓射燕射殊
是則大射服鷩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
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
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
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爲戒速同鄉射禮云主人
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
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興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

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
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
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
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
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
飲之禮則戒賓之禮自同皆同放說然鄉射於速賓特言鄉
而其禮輕則戒賓之禮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鄉
賓非朝服則戒賓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鄉射當
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
用皮弁漢去周未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
諸侯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
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
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
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
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
爾詩曹風蜉蝣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服以爲視朝之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服以日
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
藻爲說王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

僖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即委貌端
卽元端明恒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
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蜉蝣箋又云夕則深衣
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詩蜉蝣箋又云夕則深衣
以同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三袷齊倍要袷當旁袷可
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注謂大夫
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服元端朝
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朝服
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
見諸臣或亦深衣以其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
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
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
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服之中衣用素疏云凡深衣皆用上
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
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
深衣則緣以采而巳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
上祭服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
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
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
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
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

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
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
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
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
素緣練則用緇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
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
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
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
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
帶素鞵白履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
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
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
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
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
履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履也特牲記朝服元冠緇
帶緇衣素裳鄭主裳履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履非也按裳
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履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履非也按裳
鞵履同色經例率同皮弁服用鞵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
自上至下亦皆素鞵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鞵爾其特牲之
用緇鞵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
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
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

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卽殷之章甫夏之母追也天
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逍遙
逍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
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
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其用皮弁之裳
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
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裊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裊冕
以朝注朝天子也裊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記玉藻云
氏裊冕釋幣于廟鄭注裊之爲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
其餘爲裊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
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
諸侯告廟用裊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廟曾子問曰
諸侯當裊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
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
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
已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而祭於
藻云諸侯祭宗廟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
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
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

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牲或魯
 公廟用鷩冕與按觀禮注又云衿冕者衣衿衣而冠冕五等
 諸侯衮鷩冕服不同而統名為衿冕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為
 衿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衿冕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
 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衿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
 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
 之元冕其纁纁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衮鷩鷩
 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
 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纁九就璫玉三采注
 侯當為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纁各以其等為之注冕
 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
 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
 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
 又云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
 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鷩衣之冕七旒用玉二百六十八鷩衣之
 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
 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禋冕執束帛
 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衿冕也三孤六卿為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
 也又樂記禋冕指笏注衿冕衣衿衣而冠冕故鄭統孤於卿內
 與觀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衿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衿
 冕者公衿侯伯鷩子男鷩是鄭解衿冕皆以自衿以下盛氏

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衿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鷩冕
 五章皆其禮上服也而謂之衿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為
 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衿者卷龍衣也
 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為異鄂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
 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為上其衿鷩以
 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衿衣但天子官祀饗射亦隨事服之
 不名為衿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衿者蓋以為此所服者
 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服之衣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
 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衿衣者衿之上也
 一語遂疑衿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衿冕與鷩冕有五
 衿冕之上也故氏直以衿冕為首云爾非以衿與鷩較謂衿冕在衿
 以衿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諸氏云玉藻衿冕以朝鄭注衿冕
 公衿侯伯鷩子男鷩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
 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諸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
 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衿者言
 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衿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衿字之
 義當從注訓為卑不當如楊倞訓為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
 見○注天子至祖禩○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衿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祭文王周公廟則衿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

六

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韞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持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為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禮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端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四朝服元冠緇帶緇緹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筮日筮日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簠簋疏注謂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簠簋疏注謂于士一也

食國子執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

○下傳云敢辱大禮敢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

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校勘記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

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身之已或解已為已然之已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

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

讓辭受皆以三為數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昭公曰

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

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禮

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

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

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同故重耳

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

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

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為君者而言

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

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無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

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為君者而無稱也國語

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韋注昭公於是噉然而

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哭注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也一曰大呼也从哭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

噉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為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噉然哭聲

貌義益切也○注噉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噉吼也一曰噉

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噉噉號也曲禮毋噉應鄭曰噉號呼之

聲也呼亦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

注哭聲兒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

噉楚謂之噉咷廣雅釋言噉噉也太元竈雖毀不噉注噉不

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噉噉楚歌注服虔曰噉音叫呼之

叫是噉叫通噉為噉號故何以為哭聲經傳諸大夫皆哭注

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為哭聲貌也

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

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唐石經諸本同○注

云猶言周埒為埒埒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埒也小爾

雅廣言周埒也說文土部埒埒垣也爾雅釋丘水潦所還埒

邱郭注謂丘邊有界埒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

所依阻以為垣埒也襄三十一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

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

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菑漢書溝洫志瓠子歌

皇清系角系

公羊義疏六十六

噴林竹兮礎石蓄注石蓄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
 蓄立人以當埒垣故亦謂之蓄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人門
 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
 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蓄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
 而植立者皆曰蓄如考工記輪人蓄訓建輻弓人蓄訓以鋸
 副析公羊傳以人為蓄漢書建石蓄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
 樹立物為蓄聲如戴博立梟基六為蓄鄭仲師云泰山平原所
 曰蓄漢書事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厠漢大學
 石經以人為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蓄當作蓄紹熙
 本作蓄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章昭云木立死曰蓄考工記
 輪人注蓄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蓄插也漢書張安世
 傳注同又溝洫志注蓄亦雷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為義○注
 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
 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
 固不必盡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
 鄭司農云蓄讀如雜厠之厠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
 人要之置厠側即厠字厠側皆以幣為席注幣車覆笱疏注
 則聲與蓄古音皆在之部故通以幣為席注幣車覆笱疏注
 車覆笱○舊疏云笱即式也但車式以笱為之有豎者有橫
 者故考工記注云樹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幣虎植大夫
 士鹿幣豹植是也孔氏音義云幣與詩淺幘禮然禋豸禋字
 聲訓並同說文巾部幣褻布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

注公羊何注皆曰幣覆笱也按車覆笱與車笱是兩事車笱
 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第說文之篋鄭曰車旁禦風塵者
 也覆笱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幘今周禮之
 巾車曰王之喪車大禩鹿淺禩然禩豸禩各用其皮也大雅
 之淺幘虎皮也喪車大禩鹿淺禩然禩豸禩各用其皮也大雅
 也曲禮以素幘即士喪禮之羔幣鹿幣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
 車覆笱古無用褻布者許以褻布釋幣大夫士之本義也然則
 為車覆笱之字也按此以鞶為几疏說文革部鞶馬鞍具也
 傳趙旃以代席明亦皮也鞶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
 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以遇禮相見注
 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鞶閭監毛本作鞍非以遇禮相見注
 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疏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
 相見於郤地曰會蒞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
 人為蓄以幣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公羊略言遇禮曰以
 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即謂
 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略故以人及鞍幣代之曲禮
 壇周為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幣代之曲禮
 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

見取易略也觀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
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廟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
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或遇冬名殊禮異
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
見曰朝受摯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
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
入王南面立於依之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
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
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
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
禮冬遇之為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
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
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
書者喜為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通
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
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為國致有此辱也按此本左
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為說○注言昭公至是○何意言此時
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

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
為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云云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
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連與在國同故云此
異下云三十一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
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
亥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
穀十月之戊辰當為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為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
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
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
棘里宋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

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未至
梁傳曰邠公也注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
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

年左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為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

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

疏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也○注為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為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鄆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

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已得特書其爵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

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

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

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為重故

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濟南祝丘縣東

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

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月

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

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為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

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

所為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

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

至可知。即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為重不

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為譏者昭無臣子又即如定公當致

也。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鄭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

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為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為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即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

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為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

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為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

郭釋文郭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郭陵地關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剡陵疑此經亦應作郭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郭。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剡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為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郭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

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

不致公為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
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為西周天下因謂成周

為東周疏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

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為西其言入何注据人者

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也其言入何注据人者

篡辭疏注据入者篡辭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

也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篡主言入者

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為天下

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為篡校勘記云鄂本者作

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

也此注本上傳為說故云不嫌為篡注主言至難也隱

八年我入邠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

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

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閔

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為王

居閔監毛本亦誤為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

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

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

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為天王所

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

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

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

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

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

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書洛誥所謂我乃

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

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即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

湖水東瀝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

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

敬王雖不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

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

齊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

奔非一人故言氏彼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鼂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即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

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其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為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

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為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為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眾見弑故不略之疏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伐甲於窟室而高王鱄諸置劍
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
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殺王
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是闔廬弑君事也此
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為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
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
陵是其事也春秋為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
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
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
會書見正得稱人又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
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為大
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
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
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闔廬本不出賊以除
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
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
上讀然作又為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
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為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

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
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
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
略之以明其失眾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
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眾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詰箋
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
即之春秋危之
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
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注說與鼻我同義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
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
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

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如
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
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
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為下出也疏注月者

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
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
為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

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

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
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
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邱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邱縣西縣南有邱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
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答○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
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
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
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答也○注次于
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
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
公如晉至河公病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
恥此不見答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
之不能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
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

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
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
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七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

晉未至晉疏

注不致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

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

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

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

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

据國曰潰邑曰叛疏注据國至曰叛○僖四年

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郭之也注郭郭疏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是邑曰叛也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六十七

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郭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曷為郭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殷也埒即郭之異文也○郭為郭之注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注據成至潰也○即彼經云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君存焉爾注昭公居之故從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疏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為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威巨傳云威巨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郭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

公之有故傳言郭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郭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郭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汭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閏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

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疏注月者至君書○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義也襄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

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
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
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
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
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
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為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
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
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
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
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
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
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

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

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唐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為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欒責季氏不納昭

公為此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

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欒作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

作輔櫟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櫟本又作櫟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櫟云本或作櫟是櫟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韋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躒又作櫟○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櫟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起訖亦作負捶又作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捶疏同此本疏標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證公羊問答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為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箠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因謂所擊之物為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撤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觀音義捶排口鉄以灼火也皆以捶為物名因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箠人同謂之箠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華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箠也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箠箠也漢書韓延壽

馬既為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樊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也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知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火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櫟故得然不為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外者從王魯錄文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為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為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為

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

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

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即宣九年秋
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
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
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葬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為小
國也而今始卒日即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
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即定十二年春薛
伯定卒彼注云不日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
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
者即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
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
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
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
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
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
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

與繩膚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野臂子
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段也此黑弓蓋與周公黑肩晉侯
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段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
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
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
力甘反或亦作藍歟馬氏宗槌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
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
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据讀言邾婁疏謂當時公羊子曰讀邾婁

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
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
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
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
通義云通濫義如周書世俘
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爲通濫注据庶其不通也疏

注据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
 年邾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是也。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
 而死孟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
 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也此
 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祿也注選賢置
 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
 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為祿而不繼
 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
 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
 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
 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
 上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也賢者孰
 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
 術至公子。舊疏云謂母弟何賢乎叔術注据叔術不書讓
 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注据叔術不書讓
 國也疏益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
 術之讓

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魯世家真公卒
 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
 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
 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
 婁外孫邪將妾子邪疏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
 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
 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
 傳魯孝義保傅初孝公父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
 周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
 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邪
 。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孝公為顏外孫則嫡出也
 按列女傳有稱舅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
 之文或妾子與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
 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
 字通義云顏於魯為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莊元年
 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
 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
 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因以納賊疏
 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

通義云弑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則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

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為內通於魯公

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藏氏之母取於邾婁相通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尚未立懿弑則孝當為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

氏之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注禮也舊疏也

寡也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

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即此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

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為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助注

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即此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

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故曰曷為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

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為公子彌後隱公稱彌為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

氏自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疏別也列女傳義保與其子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

俱入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

當賞以活公為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

之衣臥於稱之處原文闕注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以身至重也

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弑懿公將并除孝

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即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

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義○注弑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意為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

稱弑者推伯御意為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

傳云未知為魯公子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疏列女傳遇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於是負孝公之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愬按釋大夫皆知稱之在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疏保於是訴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意以賊為顏所納故誅顏為重其不言誅賊以此傳顏夫人者姬盈女也疏舊云謂此老姬是盈姓之女說文姬母也廣雅釋親姬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姬不同義蓋因下文數妻字而誤妻當為姁說文姁姬也方言十三姬色也注姬煦好色貌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姬疏義非也姬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姬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驪皆二姬母也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俞說是說文女部姬母也是也通義云白是以下并傳所不

信聊廣異國色也疏僖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為

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為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出非德也云閩監毛本無德字

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注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盱一音夸通方言盱揚雙也驪瞳子燕代朝鮮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羞與黑肱黑臀之屬同取身體為名也通義云嫁叔術

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注為顏公夫人時所為所生

顏公生也疏注為顏至生也校勘記按下為顏公三字誤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術姬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釋文而有術姬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

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注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注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為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曰嘻此誠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嘻此誠爾國也夫疏唐石經原刻無此字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

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通義云所受即濫是也服氏里耳而言五分之為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虞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尊公羊以為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公扈子者邾婁之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爾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為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疏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答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習乎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注故事至言也○襄二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注入故謂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

者之行乎疏

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故惡有即何有。注言賢至行乎。

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誅顏之時天子死

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叔術

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道有誅顏天子在爾故

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之事疏注無妻至之事。校

誤也。鄂本惑作感當據。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

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

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

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

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宋

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

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

故得為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

公扈子有是言疏注猶曰至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

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

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為天子死則讓之

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後受之

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

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者等勿論重者

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

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

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

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為重。○舊疏云但

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

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斂二則嫂非姑姊妹故

也。當以殺殺顏者為重者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為重。○

注宋繆至為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

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絜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末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郕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亦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邾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邾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弑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据史記魯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尙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被弑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姬盈女也謂之姬盈女著其

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述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嫂之事。言者之妄也。据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爲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鄆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爲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鮑廣父梁買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卽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爲墟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扈爲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

氏所駁深得傳意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

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

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注天下未有濫也注欲

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注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見至

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為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注天下未有濫則其

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

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

邑來奔同文疏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

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秋邾婁庶其以漆

間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為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

仍與庶其注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

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

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為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

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

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

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

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著矣

○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口繫

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

意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醕為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

道是絕之也今為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實

○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

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

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

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為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

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邾婁但可通

濫為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為國不言邾婁

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

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

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疏注推猶因也

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

○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已奔文見通濫為國是大夫不

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

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

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為大夫于邾婁原其始

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為竊

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

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夫

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

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

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

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

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

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

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

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生安殺無辜及嗣

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

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

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細使子孫賢者守其

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濫本非國無為興

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

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朔亦為辛亥然少餘不得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七

卷

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為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昌縣東南有闕城曷為不繫乎

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為亟疏注與取濫為亟○即上三十

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問比取兩邑故以為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為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爾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為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闕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

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注書者至意也○

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巨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狠苦百姓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今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

麻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興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者欲起正居在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畏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

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

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三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

通義以下三月

屬春王絕讀云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為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慙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即

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平○注據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為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

正月者正即位也
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即本此傳為義
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校勘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即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即位之實也舊疏云本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為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即位兼二義故也何氏被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定無正月者即繫於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

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

即位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舊疏云謂定公行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

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昭公殺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人年即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即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為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為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為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錄不以失眾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眾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

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為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為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為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為政之本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為政婉辭也奚其為為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為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時雉還環入宋注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之為

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得入不得**

即位何以後注据正月正即位昭

入未可知也**疏**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

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之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為喪及壞墮公子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易為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疏**注据已稱不得行即位禮也**易為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注**

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子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定屬也

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忽言
 多疏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
 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
 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
 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
 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
 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有所對若然昭
 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
 之事甯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誦上智不危身故
 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
 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章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
 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
 當時之文而罔衰思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
 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
 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
 辭使若即位而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
 統不但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
 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為微
 辭沒其當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

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
 世矣譏定公不罪季氏務疆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
 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為若下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
 爾亦得為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
 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璧琮璜五玉盡亡之
 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
 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
 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
 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
 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
 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
 夷狄之主中國曷為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為大國尚猶汲汲于
 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
 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若天下
 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尚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
 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
 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
 麟春秋紀以為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亦得謂
 為微辭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

公言主人者能為主人皆當為微辭非獨定公疏舊疏云主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為主人故為微辭以辟害容身也。則未知己之有罪焉。
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者即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為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

哀言之也。○往此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歿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為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皆實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為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
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据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舊疏云上言晉人似

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据言至有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篡喜時是言于京師為執也

有罪故成伯討也**不義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

石經義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衰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義字當從漢志作

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義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義師古

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為反一曰衰讀為義城謂以草覆城也義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

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也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董仲舒讀傳文如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

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為義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義字者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

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苦數千萬枚為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

城欲崩於是是以苦衰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衰之衣按五行志下二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

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為義義城謂以草覆城義音

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

草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義何笠傳義所以備雨齊語注衰

裋義衰衣也六韜義薛笠笠衰俗從艸作義而衰遂為等衰

衰經字以草為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仲為等差也郭璞注

山海經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辟雨因即為等差也郭璞注

衰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辟雨因即為等差也郭璞注

趣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即衰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

尺與其用人數鄭意植即春秋傳華元為植築城植也屬賦丈

聚會之要者簿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元為植築城植也屬賦丈

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謂諸侯城成周屬元為植築城植也屬賦丈

云衰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也經義雜記又

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

子生土以差征賦之輕重不移韋注衰差也視土反國語齊語管

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

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義

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

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來並載傳不義

城也詩傳義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六十八

六

以草衣城劉馥傳天雨城欲崩以苦蓑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卽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爲正解卽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卽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卽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郕吾役也云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據云是其事也○卽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卽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

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城稱名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卽昭三十二年書仲○注諸侯至人也○卽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貶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人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義具下傳所謂文不與者是也曷爲貶注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卽僖二十八

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不與大夫專執也疏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

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易為不與注據伯討實與注言于

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易為不與

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

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

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為

天子執之疏舊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

伯天下大夫有為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

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

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

王受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舉且

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

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

執之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按

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

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

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

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援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

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曰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汜論訓而墨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孫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容于晉是皆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言須

殯而後即位癸亥去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据

癸亥得入已可知疏注据癸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即位何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卽卽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

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

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

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

于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

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

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

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穀梁

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

也毀或爲徹几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尙文親雖亡歿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卽廟之楹間旣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閩監毛本牖作墉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卽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始死于北牖下喪禮記東首于北牖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牖下彼禮記東首于北牖下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牖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牖為是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牖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幽風七月塞向墜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華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為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為說私室即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牖無牖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翬儀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牖下注牖無室中北牖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牖下皇疏南窗也君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南窗也君壁足為北牖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南窗下皇疏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大記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必掘中霤以喪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必掘中霤以喪

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為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祝漸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堊用重高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土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渙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浴衣渙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含于牖下者士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洗貝執以入宰洗櫛建於米執以從人由足西牖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牖西唯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益斂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綯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纁裏無統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西立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創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社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義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如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兩楹之間說上綯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創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牄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

于足西面祖士盥位如初商視作絞衿衾衣美者在在外君襚
不也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末忍便離主人
入焉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末忍便離主人
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階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
踊如初乃蓋主人設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
位婦人東復位設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
髦注既殯置銘於碑復位時也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
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社小喪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輅
殯見社塗上畢塗屋之於西階上社小喪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輅
注僕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於庭者禮既夕云僕牀饌于階間
北首之時乃用此於庭者禮既夕云僕牀饌于階間
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薦
車直東榮北朝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云薦
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
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
之褚氏寅亮乃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
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為行始是祖於庭也白虎通云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適祖自西
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

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綽
去碑負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綽
母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
棺也是也飯舍于闕下毛本闕誤據按紹熙本不誤士喪既
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其率儀節均不外是
○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尊孝
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
尚冀其生三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
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
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
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
卿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
燎陳衣于房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
之第三日也蓋王制云天子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
大斂與殯同日蓋王制云天子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卒斂主人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
至即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
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斂主人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
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即位踊襲經于房布帶此又一節也又云為父母
帶婦人髮于室眾主人節謂主人即位踊襲經于房布帶此又一節也又云為父母
主人拜賓後即位踊襲經于房布帶此又一節也又云為父母

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即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母則不復括髮即乃著布免襲經于序東時也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經此謂衰苴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者布弁而加環經不改故鄭如彼注大何氏特舉經言之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禴衣則子游禴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記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入明主人時亦經也而入蓋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經而入明主人時亦經也金氏傍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經焉雜

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經知主人亦經故何云夷而經明小斂後即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土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燎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旣夕記云三日成服而注成服日者謂除經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纓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故繼公曰云成服者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衰之屬足而成人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總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通爵篇天子大斂卯五日大斂次日即位也即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即殯前吉服即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

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
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
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
時始杖据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
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
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
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
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
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
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
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
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
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
云杖者何也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
也擔猶假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
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
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又云有爵
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之杖為之喪主眾子雖非為主
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眾子雖非為主
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

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
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即輔病之
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
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
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在室為父母杖其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
人杖注一人在內則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
人也世婦等在內則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
也以彼注云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
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為成人
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子也賈疏以彼傳童
子為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總惟
當室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
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
有緣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
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
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者與喪服四
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為鄭學也與喪服四
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
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如傳所
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
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

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
唯姑在為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
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不
則非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不
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
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
喪大記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杖之
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杖之
有不杖者矣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
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
不皆杖以非經校之妻為夫母為長子為主而杖者不為君
者不杖以非經校之妻為夫母為長子為主而杖者不為君
曰婦人不為室為父母不為主不杖者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
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不杖者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
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不杖者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
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
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皆杖
喪五日世婦杖君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
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
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釋傳意自以成

人婦人為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問童
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
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何以不杖此兩問俱已
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而杖婦人在內若以上句為問童男
下句為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
此問所不必問者子沈子曰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
也賈孔之說失之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定君乎國注昭公之
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喪禮於國疏為注定昭至國以子字耳
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
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
楹之間然後即位也穀梁傳曰何為戊辰之引子沈子曰定君
乎國然後即位也穀梁傳曰何為戊辰之引子沈子曰定君
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
問為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
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為正而自為之
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

反弟子乖其師說 然後即位 疏 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為說謂

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 疏 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

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

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

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行即 即位不曰此何以日

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 即位不曰此何以日

注 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也注 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

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 通義云

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以

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 注 內事至變禮 繁露天道

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

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

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

得以此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口之亦謂失即位之常日也

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 注 或說至故日 穀梁傳內之

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

也此則其口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

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 注 主書至始也

○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至帝前其

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即此

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

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

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

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

九月大雩 注 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 注 據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 注 春秋前煬公

是時經傳賣扁 公羊義疏六十八

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徙魯宋。哀曰今魯國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為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何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月辛巳立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為纂發例。書月者大國纂例也。立武宮書日為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聞嫌為得禮異也。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

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功重於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為費實深。甯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今立其宮不同也。按趙氏牽涉左氏孔氏何為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為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冬十月霽霜殺菽。疏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菽。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疏注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為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則經直云霽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霽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

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此災菽也易為以異書注据無麥苗以災書疏至災書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貢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以傳文菽為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也此實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異大乎災也注

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為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災不重災也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為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為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為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災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譴也異者天之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以此報我也異為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之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協之協之不變而後刑之刑之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隆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汜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

有兩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
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為微霜所殺故
為異也○注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為第三之稱故為少
類季氏於叔孟為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為其象菽雖第三為
稼最強季氏雖幼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之
象也按說文未象豆生之形未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
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
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
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
今八月也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
臣下之象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
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
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
知菽亦不死也本穀梁為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
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
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般法刑棄
灰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
韓非當斥此實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

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
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
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即位隕霜不殺
菽菽者稼最強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
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
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
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
早一月而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
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
受國季氏為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即位之
以後夏之八月即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氏
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既為昭公之子而喜於得
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
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為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
公為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
而謂昭公為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二年
盡四年

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

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疏注据桓至言及○卽哀三

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聞作間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

問也爲下方復問曷爲雉門災及兩觀故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

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

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

急青至卒賣扁

公羊義疏六十九

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
 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
 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擬天
 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
 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
 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
 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
 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
 門同爾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典引三禮義宗云雉
 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周禮
 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中門未必名雉
 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魯有大庭氏之
 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是魯諸儒假魯事以明經制不必他
 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竄不可據焉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
 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
 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
 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
 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
 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朝
 與門無虛設也王氏塗鄉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
 宋劉氏敞之說同旣以爲三門則皋門卽庫門雉門卽應門

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是指王廟也戴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庫門臺臺門卽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廟七個闔門容小廟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注云大廟牛鼎之局長三尺每局爲一個六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闔小廟鼎之局長三尺參個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個二丈四尺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一步六尺五寸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彊則與記文不容之言不合而焦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細繹記文但謂以乘車五個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個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文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著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塗引注氏愛蓮曰據鄭氏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皋門之廣

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節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雲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非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卽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卽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在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爲微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注時災從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注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

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
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傳主不誤○注
據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
門不以微及大也疏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
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則卑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
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
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
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兩觀欲令
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
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
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
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
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注
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
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
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
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
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
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

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記災也注
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
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
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疏
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
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
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
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
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
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臯亡以出號令矣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為
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穀義同惟此傳云記
災不云記災與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
雉至不書○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
僭諸公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
詰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據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通義云據新延

據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注脩大也注天災

日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注脩大也注天災

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

脩大也疏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

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

日作義合彼注又云繕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

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注脩舊不書此

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

知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

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

脩之如諸侯禮疏人注務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

勉也荀子富國云儻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注不務至

辭也○舊疏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

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今壞敗故譏之然

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

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於久不脩

云蜀大字本闕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

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

務如公室也故為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

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

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

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

二十九年春新延廢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

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

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為驕溢

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

見荅於晉故危之疏故解之書月為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月

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僖十年
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
辭故也知不見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
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
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三
年二十一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答之辭此
與彼交同故也內有季氏彊
臣外不見答盟主故為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
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

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慎言云三
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例長歷定公三年甲午二
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

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為易辭使若義結善事
疏釋文枝二

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按枝當為拔字之誤也
如公孫拔之誤為公孫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
理志北海郡下樂都公孫拔國莽曰拔壘一作杖一作枝又荀
子彊國云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
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
云拔地關左傳作邾杜云邾即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
府嶧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信時小信月
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即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之屬是也今而書時為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
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
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禮故皆為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
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
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無癸巳据
歷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八日
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

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

者惡蔡侯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

疏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

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

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

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

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重

舉是書月又不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

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

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

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

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

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

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

有喜服楚之文為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

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

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為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為桓

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為善辭所謂

書之重辭見執諸侯維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

復以蔡昭見執諸侯維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

著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

宋書月為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

為危莊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書月為惡齊魯是不皆為

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即下傳云蔡

昭公朝平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僖二十

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之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

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猶書今反不書賤之而言匹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為不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六十九

七

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

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

之為定公戒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

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

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姪姓生通昭

元年會于號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脫也○注為

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為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

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

滅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

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彼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為重

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

○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

時文致大平若有相滅為罪已重故皆書日者舊疏云定哀之

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詳其惡即此

屬是也又云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為例矣而又言定公

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者欲

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

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

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

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

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口

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

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

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

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據以為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

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

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

褒與信辭疏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鼫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
幸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
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即昭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
三年公如晉至河不見荅也卒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
來聘之經故云而再言公故也卒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
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也卒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
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
曰書之重辭之復鳴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
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故尤喜錄
之鹽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詰馳之會書公殆夷狄也
三傳皆無此義蓋嚴氏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
侵之有危為此公危錄此盟蓋會盟異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
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
今再言公即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
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
為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後楚至信辭○鄂本褒作褒即
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
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
月為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翕然疾楚故循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

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戊按戊音茂又音恤二傳

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
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
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
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
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
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
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
別日是以前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
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
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
也今杞伯亦有內行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
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為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

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

鄭即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為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郢
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未嘗滅或
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
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六十九

九

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卽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敝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爲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

注月者至卷卒

○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有危乃合書月卽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爲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爲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

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

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

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

不日疏

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遭疾道卒魯人

不入魯竟魯無爲辯護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閏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

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為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即違例書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為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諸侯入為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以所采邑氏稱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屈

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為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書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饋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

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疏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為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平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間之怒

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
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釋文國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

磬祝固大饗碑下及陪臺隸固皆段固爲固也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

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

公者明本諸侯也

疏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云我主實劉
卷主會為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

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鄆入于齊鄆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卿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子授子之粢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卽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粢語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

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
蒺藜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
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
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
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
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
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疆地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
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與毛詩傳疏以尙書大傳所記
采地爲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子
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
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
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
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
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
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
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
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
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
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午月之二十日伯莒左氏作柏舉
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
篇江水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北岸烽
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
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
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
疑卽此也於漢爲邾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
麻城縣東南入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
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
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自麻城縣東北黃
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
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
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
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
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
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據滅徐稱國疏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

禹奔楚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

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

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
 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
 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
 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
 言以至今年同○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
 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
 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
 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方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
 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
 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
 為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
 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者蔡無罪而楚
 自熊通僭號凌轢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
 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
 秋即攘夷大之亦重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序新
 義不重事之意也
 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
 王平王囚其傳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尚謂伍
 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
 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
 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
 伍奢及子尚左傳亦具有其事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

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注挾弓
 ○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下闔廬新序云子
 胥出亡挾弓而于闔廬釋名釋姿容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
 書吳內傳云吳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
 身于闔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
 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
 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即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
 謂若君使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
 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
 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按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
 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亦無是語
 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
 音彤正義敦敦與彤古今之異彤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
 也冬官弓人為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
 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
 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畫矣孟子萬章篇
 張朕趙注張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舜天下故賜之彤弓
 也音義云張都禮切丁音彤云義與禛同焦氏循孟子正義
 云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輦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輶輶也輶
 輶字同輶之為抵猶彤之為抵矣說文彊畫弓也即詩之敦
 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彤有謂

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簋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即此雕弓是也少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形弓則天子之弓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即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為文也東京賦彫弓斯穀薛注彫弓謂有刻畫也敦淳可讀如白不得竟讀者淳之段借字詩禮又段敦為之敦淳可讀如白不得竟讀彫也孟子作張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尚矣諸侯形弓者詩小雅彤弓彤弓昭今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嬰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嬰即江賦之褖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盧弓即旅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旅弓一旅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以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即此之盧弓也以干闥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闥廬以復讎闥廬曰士之甚

注言其以賢士之甚疏穀梁傳闥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字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為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按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闥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士之者猶

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為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勇之甚疏穀梁傳越絕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

夫興師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

討諸侯則不免為亂疏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

年大得吳眾闥廬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

匹夫興師又吳內傳云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

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闥廬為伍子胥興師復仇于楚

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注則不免為亂鄂本為

作於紹熙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

本亦作於不為也於是止疏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

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

亦云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為是欲興師

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可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

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為也意謂若為匹夫興師不免

於亂是為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為匹夫興師則

是虧君之義是也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

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

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

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

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白其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

常譏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

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

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

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

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

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

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疏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

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用事猶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于

上帝之事也○注時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渡

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疏請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

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注蔡侯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璧曰天下諸侯

云云皆作漢蓋皆可通傳者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

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注見侵後聞

蔡有此言而怒疏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

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侯

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注楚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苟諸侯

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賈列授氏疏謂行列謂先啟行也故

在內蕃衛者爲內列○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

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注見侵至而爲是興師使囊瓦

怒○以上經楚人圍蔡在侵楚後故也○注舊疏云圍而言伐舉總

將而伐蔡疏名故也○注新序云於楚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

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興師○注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

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注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

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

注猶日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疏左傳楚自昭

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詩秦風駟鐵奉時辰牡傳時是也此大雅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荀子儒效云行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此時也苟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若即此若時也初欲興師意即上傳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闔廬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為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為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為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穀梁傳為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子胥救蔡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為子胥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為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為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為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為

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為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綯以吳義文得成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其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台之輕故令忠臣出以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春秋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之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為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徵殊分士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為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實與文不與爾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為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當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誘蔡侯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荆平何善以次

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眾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為非義不死曰事君猶事父也疏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也是其義也
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此其為可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以復讎奈何疏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辭責曰父不受誅注不
受誅罪不當誅也疏越絕書外傳紀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園道注受子復讎可也注孝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慈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

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讎為愛父託憂蔡興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為匹夫復讎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為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取四制也又引其恩厚者其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為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

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為家無出故也○
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
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
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
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
王法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
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
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
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為母期是也緣所生之
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
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父受誅子復讎
傳莊元年云絕不為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推刃之道也注子復囚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

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因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
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輒也前也墨
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子之也准
南汜論云故恩推則儒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
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
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眾墮平王之

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注時子至而已

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春秋

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

至踝者非常之事痛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

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

者制平王為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

廬使為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平王柏舉級頭百萬囊

瓦奔鄭王保千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郢子胥親射宮

門掘平王家皆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土

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

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履右手扶其目謂之曰

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楚世家吳兵遂入

郢以報父讎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荆十五

戰十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吳王已死子

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

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

者壞宗廟徒陳器槌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罪

云蜀大字本閭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朋友相

至陳云○校勘記云閭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讎所勝時子胥因仕

於吳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

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為出蒼

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師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日聯朋友注同師

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

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

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又部友同志為友從二

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朋

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是鄉比黨是

黨塾皆里門闔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

爾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

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

友以死知父母歿得為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母兄

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為戎首故但

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負當成之負

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

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

禦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固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

復讎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

友之道為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

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

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連別言之亦何傷○注孔子

然則太公為師既除師學之禮連別言之亦何傷○注孔子

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

益友蓋以闔廬為諒何者謂一許為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

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謂一許為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

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非鄭氏之意則

為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辟者非鄭氏之意則

讀辟為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

从彳字混疑逋即逋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徇徇即
明友相衛而不相逋之逋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韓注徇從
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躡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賈
誼傳注臣璜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
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為先也不相逋即
禮記居從父昆弟之離之不為魁也彼注魁猶首也天文北
斗星魁為本故為末謂人謂主友之離視從父昆弟則亦不
為魁也玉篇逋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為說左傳襄
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即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
田獵習戰之時云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徇逋者謂不顧步伍勉
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為兵首
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為蔡故且舉君為重是
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闕
云已上二事因方
論復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越絕書吳內傳囊

庚辰吳入楚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
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即其義也至柏舉
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

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于他例
一何乖躋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据狄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疏注据狄至

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

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

其婦人為妻日者惡其不義疏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

寢而妻其君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

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

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

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

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于君室

大夫舍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

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

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

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

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

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

皇清經解賈扁公羊義疏六十九

三

賂晉侯士虞記注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敵承命耳且凡所欲妄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主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卽平王所爲大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卽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